



经典印象·小说名作坊
CLASSIC IMPRESSION

人间失格

[日] 太宰治 / 著 李建云 / 译

Osamu Dazai

No Longer Human

“死”过最多次的作家、无赖派文学代表人物

于虚无和颓废之中绽放的毁灭之花
“生而为人，对不起！”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经典印象·小说名作坊
CLASSIC IMPRESSION

人间失格

[日]太宰治 / 著 李建云 / 译

Osu  Daikoku

No Longer Human

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间失格 / [日] 太宰治著; 李建云译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 1

(经典印象译丛)

ISBN 978-7-5339-4337-0

I. ①人… II. ①太… ②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68010 号

人间失格

作者: [日] 太宰治

译者: 李建云

责任编辑: 颜颖颖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址: www.zjwycbs.cn

经销: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: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

字数: 110 千字

印张: 5.75

插页: 5
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4337-0

定价: 25.00 元 (精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录

鱼服记 / 001

樱桃 / 011

阴火 / 020

富岳百景 / 041

人间失格 / 065

鱼服记

本州北端的山脉叫作梵珠山脉，顶多三四百米高的丘陵起伏伏，一般的地图上都不标记它。传说这一带从前是一片宽广的海洋，义经^①带着一众家臣一路北上逃亡，打算远渡虾夷^②之地时，就是选在这里登船渡海的。他们的船当时撞上了这道山脉，冲撞的痕迹至今犹在。山脉约莫正中的位置有一座隆起的小山，遗迹就位于半山腰，那道约有一亩大小的红土崖就是。

小山人称“马秃山”，说是因为从山脚下的村庄眺望的话，它的形状就像一匹奔马的雄姿；事实上，它更像一张老朽的人

① 即源义经(1159—1189)，日本平安末期的武将。

② 虾夷：日本古代对北海道和今俄罗斯的千岛群岛、萨哈林岛(库页岛)的统称。

的侧脸。

马秃山背阳的山阴一面景色很好，在这个地方名气相对响一些。山脚的村庄是个微不足道的贫寒小山村，算户数也仅有二三十户。不过假如沿着流经村郊的那条河逆流而上约莫二里路，就到了马秃山的背面，那里有一道高达近十丈的瀑布飞落，瀑水雪白。夏末至整个秋季，山上层林尽染，树叶红得非常好看。每逢这样的季节，附近城镇的人就会过来游玩，教这座山也显得热闹一些。瀑布下方竟还开了一爿小小的茶棚。

今年夏天临近结束的时候，瀑布这里死了一个人。并非故意跳进去的，完全是失足所致。那是一个肤色白皙的城里学生，到这里来为的是采集植物。这一带多珍奇羊齿类，引得类似的采集者频频造访。

瀑潭三面绝壁高耸，唯有西侧一面窄窄地打开一条缝，流出一条溪流，沿途啃咬岩石。绝壁因瀑布飞溅的水花而长日濡湿，羊齿类在绝壁上也是四处丛生，在瀑布的轰响声中终日瑟瑟摇摆。

那学生攀上了绝壁。虽然晌午已过，但初秋的阳光仍明亮地残留在绝壁顶上。就在学生到达绝壁的半当中时，当作踏脚点的那块脑袋大小的岩石一下子崩塌，学生像从悬崖上剥落似的倏然坠落。中途曾挂在绝壁上一棵老树的树枝上，但枝条被压断了，于是学生凄厉地喊叫着重重摔进深潭里。

碰巧就在瀑布附近的四五个人目睹了全过程，不过，只有

瀑潭旁那片茶棚里的那个年方十五的女孩看得最清楚。

那学生，一度深深地沉入瀑潭，接着，上半身嗖地跃出水面，双眼紧闭，嘴巴微微张开，蓝色衬衫东破一块西破一块，采集筐仍然背在肩上。

然后，再次猛地被拽入水底，再没上来。

二

从立春前十八天到立秋前十八天，天气好的日子，马秃山上会升起道道白烟，远远地便能瞧见。这一时节，山上的树木精气饱满，适合烧制木炭，因此烧炭的人们也十分忙碌。

马秃山上有十几间烧炭小屋，瀑布旁也有一间，这间小屋盖得距离其他小屋相当远，因为屋主来自外乡。茶棚的那个女孩就是这小屋主人的女儿，名字叫素羽，她跟父亲两人终年生活在那里。

素羽十三岁时，父亲在瀑潭边用圆木和苇帘子搭盖了这间小茶棚，就摆一些柠檬汽水、咸味汽水、麦芽糖和其他两三种粗点心。

每到夏天临近，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来山里游玩的时节，父亲便每天一早就把那些商品装进手提篮里运到茶棚，素羽则光脚跟父亲身后“啪嗒啪嗒”地走着。父亲随后回到烧炭小屋去，素羽自个儿留下看店。只要瞥见一个游山的人影晃过，她

就要大声招呼：“请歇歇脚再走！”因为父亲吩咐她这样说。但是，素羽那动听的嗓音也被瀑布的轰响淹没了，基本上连让游客回过头来都不能够。她从没有哪一天卖出过五毛钱。

到了黄昏时分，父亲就从烧炭小屋出来，浑身上下熏得乌漆抹黑地来接素羽了。

“都卖掉什么啦？”

“什么都没卖掉。”

“这样啊，这样啊。”

父亲好像无所谓似的嘟囔着抬头仰望瀑布。然后，父女俩把店里的商品再次收进手提篮，返回烧炭小屋。

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霜降的日子。

把素羽一个人留在茶棚也用不着担心。山里生山里长的鬼丫头一个，用不着担心她会一脚踩空山石，或者被瀑潭吸进去。天气好的时候，素羽也会脱光了游到靠瀑潭极近的地方。游着游着，一旦发现游客模样的人，她也会把红褐色短发用力往上一拢，喊道：“请歇歇脚再走！”

下雨天她就在茶棚的角落里盖张席子午睡。茶棚上方，一棵大橡树把它繁茂的枝条伸过来，成为一顶很好的遮雨篷。

也就是说，此前的素羽，遥望着这道轰隆隆飞流直下的瀑布，心里时而期待地想，这么多水这么个落法，肯定早晚有一天落没喽；时而又感到惊奇：这瀑布的形状怎么就永远都一模一样呢？

然而这阵子，她想得更深入了一点。

她发现瀑布的形状绝不相同。她明白了，水花飞溅的样子也好，瀑布的宽度也好，都在令人眼花缭乱地不断发生变化。她还知道了，归根结底，瀑布不是水，是云。一旦从瀑布口飞落就化作白烟滚滚上涌，从这个现象中也能察觉到这一点。首先，水没道理白到这个程度，她想。

素羽那天也呆愣愣地伫立在瀑潭旁。是个阴天，秋风吹得素羽的红脸颊生疼生疼的。

她想起了过去。曾几何时，父亲抱着她守炭窑的时候告诉过她，有一对名叫三郎和八郎的樵夫兄弟，弟弟八郎有一天在溪流里抓了一种叫作真鱒的鱼带回家，趁着哥哥三郎还没从山上回来，就把那鱼先烤了一条吃了。一吃，发现好吃得不得了，连吃两条三条也还停不住嘴，结果全部吃光了。结果，嘴巴干得受不了。他又把井里的水喝了个一干二净，接着跑到村郊的河边继续喝水。喝着喝着，全身斑斑点点地冒出鳞片来。等到三郎赶到时，八郎已经变成一条可怕的大蛇在水里游。“八郎呀！”三郎一喊，大蛇在河里流着泪应声道：“三郎呀！”哥哥和弟弟，一个在坝上，一个在河里，哥哥“八郎呀”、弟弟“三郎呀”地边哭边喊，可终究无济于事。

素羽听到这个故事时，伤心得不行，把父亲那沾满炭粉的手指头塞进小嘴里，哭了。

素羽从追忆中回过神来，狐疑地眨了眨眼睛。瀑布在喃喃

低语：八郎呀，三郎呀，八郎呀。

父亲拨开爬山虎的红叶子走出来。

“素羽，都卖掉什么啦？”

素羽没回答。她使劲擦了擦被水花沾湿后闪闪发光的鼻尖。父亲默默地拾掇好店铺。

到烧炭小屋有一段约莫三町^①远的山路，素羽和父亲一路上用脚蹚着山白竹前进。

“店该关门啦！”

父亲把手提篮从右手换到左手，柠檬汽水的瓶子咣当咣当响。

“立秋前十八天一过，来游山的家伙也没喽！”

日头一开始西斜，便是满山风声呼啸。栎树和冷杉的枯叶时不时就好像雨夹雪般飘落在两人身上。

“爹！”

素羽从父亲身后招呼道。

“你活着是干什么的？”

父亲一怔，缩起了宽宽的肩膀。他凝视着素羽严峻的表情片刻，然后喃喃道：

“不晓得哪！”

素羽咬开手里拿着的狗尾草的叶子，说道：

① 町：日本长度单位，约合109米。

“还不如死翘了的好！”

父亲举起了手。他想一巴掌扇过去。但是，他犹犹豫豫地又把手放下了。他老早看出素羽心里起急了，他想，这也是因为素羽快要长成大姑娘的缘故吧，当时就饶了她。

“是哇，是哇。”

父亲这一没头没脑的回答让素羽觉得愚蠢透顶，她一面吓吓往外吐狗尾草的叶子，一面吼道：

“傻瓜！傻瓜！”

三

盂兰盆节过后，关了茶棚，素羽最讨厌的季节就开始了。

这段日子，父亲每隔四五天就背着炭进村去卖。本来托人卖也行，可这样一来，就要被抽走一毛五或两毛钱，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所以，他总是亲自下到山脚下的村里去，留下素羽一个人在家。

天朗气清的日子，素羽就出去寻找蘑菇。父亲烧制的炭，一麻袋能有五六分钱的赚头就算好了，光靠这点钱生活委实难以为继，所以父亲决定让素羽再采摘些蘑菇拿去村里卖。

有一种叫作“滑子菇”的小蘑菇，表面又滑又黏，能卖出非常好的价钱。它就集中生长在羊齿类丛生的腐木上。素羽每回远远地看着那样的苔藓，总要回想起她唯一的一个朋友。她喜

欢往满当地装着蘑菇的篮筐上面撒一层青绿色的苔藓，再带回小屋去。

炭也好，蘑菇也好，一旦卖出好价钱，父亲铁定满身酒气地回来。偶尔也给素羽买一个带镜子的纸钱包之类的小东西。

那天，寒风猎猎，一大早就刮得山上的树木摇头晃脑，盖在小屋顶上的席子也被刮得微微掀动。父亲早在拂晓时分便下山往村里去了。

素羽整整一天都窝在小屋里。她今天难得地洗了洗头发，在卷曲的头发上系上了父亲送的带有浪花图案的奉书纸发绳，然后点燃炉火等待父亲回来。野兽的喊叫声混杂在树木的哗哗声中不绝地传来。

见天色渐暗，她便一个人吃了晚饭——黑米饭拌炒豆酱。

到了晚上，风停了，寒气逼人。在像这样异常静谧的晚上，山上肯定要发生咄咄怪事，素羽仿佛听到天狗砍倒大树嘎巴作响，仿佛有谁在小屋门口附近淘洗红豆的沙沙声不绝于耳，远处清晰地传来山妖的笑声。

素羽等父亲等得不耐烦了，就裹着草垫子在炉边躺下了。就在她睡得迷迷糊糊时，发现有个什么东西时不时悄悄掀起门口的草帘朝里面张望。是山妖在张望，她想，于是一动不动地佯装睡着。

在还没熄灭的炉火的火光中，依稀看见有什么白乎乎的东西飘进门口的泥地间里。“初雪！”恍恍惚惚中，她禁不住高兴

起来。

好痛！身体沉重得像是麻木了。接着闻到了臭熏熏的呼吸。

“傻瓜！”

素羽短促地叫了一声。

她不顾一切地冲到了外面。

是暴风雪！暴风雪猛地拍打到她脸上。她不由自主地瘫坐在了地上。头发、衣服眼看着成了白茫茫一片。

素羽爬起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拖拖沓沓地走起来。衣服被暴风蹂躏得皱皱巴巴。她走出去老远。

瀑布的声音听着渐渐响起来了。她飞快地走着，一面不住地拿手掌心擦鼻涕，直到听到瀑布几乎就在她脚底下轰鸣了。

冬天的落叶树在狂吼，她透过细缝轻喊一声“爹”，纵身跳了进去。

四

清醒过来一看，四周一片昏暗。隐隐能感觉到瀑布的轰鸣。她感觉到它一直就在头顶上方。身体随着轰响悠悠摆动，浑身冷到了骨子里。

哈哈，这里是水底哪！——她一明白过来，立刻感到无比

的舒畅，通体舒爽。

猛一伸双脚，便悄无声息地嗖嗖往前进了，鼻尖险些撞上岸边岩石的棱角。

大蛇！

我变成大蛇啦！她心想。好开心啊！小屋再也回不去了！——她自言自语地说完，大幅度地甩了甩嘴边的胡须。

原来是一条小小的鲫鱼。刚才不过是嘴巴一张一合，鼻头上的瘰子跟着蠕动了几下罢了。

鲫鱼在瀑潭附近的深渊里游来游去，游到东，游到西。才见它轻轻摆动胸鳍浮上水面，一眨眼，突然用力一甩尾鳍，深深地潜入水底。

它嬉戏着，忽而追逐水中的小虾，忽而藏进岸边的芦苇丛，忽而吮吸岩角上的苔藓。

然后，鲫鱼停下一动不动了，只看见胸鳍时而一阵频摆。像是在思考什么问题。这样的姿态维持了好一会儿。

终于，它扭动身体笔直朝瀑潭而去，转瞬间就宛如一片树叶般滴溜溜转着被吸了进去。

櫻桃

我要向山举目。

——《诗篇》第 121 篇

我总觉得，父母比孩子要紧。即便蛮有志气地像个老派的道家那样想着“为了孩子”之类，可那什么，比起孩子，为人父母的更孱弱。至少在我的家庭里是如此。绝非别有用心，想等自己成了老人以后，要靠孩子救助、照料之类厚颜无耻、如意算盘打得啪啪响的企图是丝毫没有的，只不过这对父母，在这个家庭中时常想着讨孩子欢心。说到孩子，我那个地方的孩子都还幼小得可怜：长女七岁，长子四岁，次女一岁。即便如此，一个个也已经要把父母双亲给压垮了。爸和妈则呈现出一幅甘当孩子们的男佣女佣的景象。

夏天，一家人全部聚集在三铺席间里，热闹非凡、混乱非常地吃了晚饭，爸拿毛巾一个劲地擦脸上的汗水，自个儿嘟嘟囔囔地发牢骚说：

“吃个饭大汗淋漓的也太庸俗——《柳多留》^①里有这么一句，可孩子们这么个吵闹法，再如何风雅的父亲也要流汗哪！”

妈把乳头让一岁的次女含着，一面伺候爸爸、长女和长子吃饭，又是擦擦、拾拾孩子们撒出来的东西，又是帮他们擤鼻涕，发挥着三头六臂的惊人功用。

“爸爸好像是鼻子上汗出得最多呢。您总是忙着擦鼻子。”

爸苦笑道：“那么，你是哪里？大腿内侧是吧？”

“爸爸还真是风雅。”

“呀，我说你呀，这不是在讲医学话题吗？无所谓风雅、低俗之分。”

“我吧，”妈换上了稍显认真的神情，“就在这个、乳房跟乳房中间……臄中……”

臄中。

爸沉默了，继续吃他的饭。

我只要待在家庭里，就总是讲些笑话。正所谓“心里烦恼”事多多，故不得不装“表面快乐”？不，不仅身在家庭时，在与外人接触时也是，无论内心怎样痛苦，无论身体怎样辛苦，大抵总要拼命努力营造快活的气氛。而与客人告别后，我累得步履蹒跚，脑子里想着金钱、道德、自杀。不，并不仅限于与外

^① 即《俳风柳多留》，日本江户中后期的川柳集。

人接触的场合。写小说时也是一样。我在悲伤时反而要努力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故事。就我自己而言，原以为是最不计报酬、鞠躬尽瘁地效劳了，不想他人察觉不到这番苦心，反要轻侮我，说，太宰这个作家这阵子也轻佻起来了，光靠好玩来钓读者，颇为敷衍。

一个人为他人不计报酬地效劳，难道是坏事吗？难道装模作样、不苟言笑就是好事吗？

就是说，我无法容忍正经八百但却叫人扫兴、叫人悻悻然的事。我即使待在我的家庭里，也总要不断地讲笑话，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说笑。令一部分读者、批评家想象落空的事实是，我房间的榻榻米簇簇新，写字台上面收拾得整整齐齐；夫妇俩彼此照顾、相互尊敬，丈夫动手打妻子之类的事当然没有，便连“你给我滚”、“我走就是”之类粗暴的口角也从没发生过一次；而且，爸跟妈都对孩子疼爱有加，不分上下，孩子们也快快活活地常黏着爸妈撒娇。

但是，这些是表面现象。妈露出胸脯有膈中，爸的盗汗也愈益严重。夫妇俩彼此了解对方的苦痛，且努力不去触碰，爸一讲笑话，妈也跟着笑。

但是，那个时候，听妈说到“膈中”，爸沉默了，想要讲句什么笑话挡回去，可却一时间想不起巧言妙语，只得继续沉默。待窘迫感愈积愈重，便连身为“小说家”的爸，也到底换上了一副严肃认真的面孔。